

阿哈德·哈阿姆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及对我国的启示

● 刘辉萍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曲阜 266700)

摘 要:本文分析了犹太教的困境,从哈阿姆对犹太教、犹太历史以及传统、希伯来语和教育以及巴勒斯坦地的独到观点,阐释了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的内涵,指出了哈阿姆的思想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文化建设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阿哈德·哈阿姆;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

中图分类号:B9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4458(2007)06- 0033- 03

阿哈德·哈阿姆是著名的犹太文学家、政论家和思想家,原名阿舍·Z·金诗伯(Asher Zervi Ginsberg),阿哈德·哈阿姆是其长大后写作用的笔名,意思是犹太民族的一员。这位犹太人的精神拓荒者,1856年8月18日诞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斯克韦拉小镇一个富商家庭。哈阿姆头脑敏捷、热爱学习,被他的父亲寄予厚望,他从小就接受了全面、系统而又严格的传统犹太教育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5岁时他便获得了“伊禄伊”(《塔木德》学神童)的称号。但他对他所受的传统教育并不满意,又自学了哲学、社会学、数学并熟谙多种语言。1889年,33岁的哈阿姆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这不是道路》,提出了轰动整个犹太人世界的观点,即防止犹太民族消亡和分裂的根本是复兴犹太民族精神。此后,他为证明和实践这一观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发展了一种被称作“精神犹太复国主义”或“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

对于这一影响以色列的过去和现在并将对未来的以色列文化发展起指导性作用的思想,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却极为有限,且大都仅限于概括性的叙述,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更深层次上来阐释这种思想的内核,弥补国内研究的不足,也希望笔者的阐释能对我们今天如何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历史进程中挖掘民族精神的深刻底蕴、如何发扬光大中华精神有所启发。

一、犹太教的困境

精神犹太复国主义确切地说应该是精神——民族意义上的犹太复兴运动,是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它试图以文化认同及其所孕育的民族精神为粘合剂把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凝聚在一起。作为犹太文化的负载体的犹太教及《希伯来圣经》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一思想的核心要素。“《圣经》对于他(哈阿姆)来说是反映犹太民族精神活动的主要文

献,在某种意义上,《圣经》是犹太民族存在的演变蓝图。”^{[1]196}而当时的犹太教存在的状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以公元前586年的“巴比伦之囚”为开端,流散成了犹太历史发展的主要程式,随之而来犹太文化也在流散中流失或者流离。到18世纪初,犹太人的信仰伴随着犹太人的解放出现了明显衰退的趋势。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许多国家的变革更是加速了犹太人解放的步伐。散居西欧各国的犹太人为了获得自由、平等,借助解放的东风以各种方式如改宗、洗礼、通婚等满腔热情地融入到了欧洲文明的主流中,尽管在通往解放的道路上犹太人饱受挫折和失败。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欧洲革命是否赋予了民族以新的概念,是狭义化了还是更加的宽泛化了,当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犹太民族来说,不争的事实是到19世纪中叶,当哈阿姆出生时,犹太教已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迅速削弱了。当时一位德国的犹太解放论者曾这样说:“如果一个犹太人愿意选择一个不存在的国家和民族(以色列)而不要德国,那么,这样的犹太人应被置于警察的保护之下,这样做不是因为他的观点具有危险性,而是因为他是个精神病患者。”^{[2]10}可见,改变宗教信仰融入异族文化传统在当时已是自然并合乎情理的事情。19世纪的法国“无论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年轻人都已完全被他们的非犹太人环境所并吞;除了他们所属的那个阵营的人生观之外,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2]41}而英国情况也概莫能外。拥有500万犹太人的东欧虽然同化的时间比西欧来的要晚一些,但其程度也毫不比西欧各国逊色,以俄国为例,许多犹太知识分子都把俄国看成是他们的祖国,努力学习俄罗斯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语言,以

* 收稿日期:2007- 09- 15
作者简介:刘辉萍(1974-)女,山东青岛市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东问题。

便使犹太人浸没在俄国民众之中,让自己变成一个地道的俄国人。

在现代社会,民族认同的主要因素应该包括国土、语言、血缘、宗教和 cultural 传统。对于犹太这个没有国土的民族来说,语言被转换,血缘由于与异族通婚而淡化,只剩下了犹太教成为维系个体成为共同体的精神纽带。而今这条纽带也被扯断了,犹太人以一种断裂的方式融入一种新的文明之中。可以看出,在所谓的犹太人的解放中,作为犹太人认同基础的犹太教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虽然犹太教曾给人以深刻印象,但他像化石一样,已经僵死了;它已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宗教信仰”。^{[2]20}

犹太人的解放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尤其是文化上确实确实取得了一些长足的发展,然而,好景不长,到 19 世纪 8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以及种族主义理论的兴起成了犹太人同化的转折点,在此以前的反犹主义只是处于宗教诉求,而此后种族反犹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反犹主义在德国、法国、英国、俄国等国兴起,犹太人的解放是短暂的,犹太人再一次被完全抛弃了,犹太人开始认识到民族特性是不能改变的,改变宗教信仰,抛弃传统都不能使犹太人变成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等,就像狗不能变成猫一样。“他们甚至不可能被认为是外国人,因为他们没有本民族的祖国,他们只能是一个“鬼的民族”。^{[1]19}由此看来,解放并不是一件幸事,背叛了自己的民族的平等并没有给犹太人带来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相反,却是犹太教的停滞、希伯来语被遗忘、民族的消解和被同化,这一切都是这个没有祖国的民族无法逃避的命运。那么如何使这个“鬼的民族”成为真正的犹太人的民族呢,哈阿姆提出了自己的拯救方案。

二、思想内涵

1. 拯救犹太人必先拯救犹太教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要保持住自己固有的特色,这样才能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犹太教及其《希伯来圣经》文化孕育了犹太人的精神品质、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简言之,孕育了犹太民族独特的民族性,也就是说犹太人的民族性与犹太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民族性的发展就是犹太文化历程的展开,作为犹太文化的载体的犹太教是犹太民族存续的一种手段。“对于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犹太人来说,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犹太教的民族性是十分必要的。”^{[1]43}因此,哈阿姆首先提出要拯救犹太人以及犹太民族就必须先拯救犹太教,没有灵魂的国家只能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非犹太国。

1891 年哈阿姆发表了《自由中的奴役》一文,哈阿姆认为在解放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迷路了”,^{[3]172}“西方犹太人在内心深处知道他们并不自由,因为他们没有民族文化。政治自由的背后隐藏着另一种也许是更可怕的奴役即精神奴役。”^{[3]10}这也就是说,犹太人不仅肉体被放逐了,连精神也无家可归。如何挽救犹太民族于危亡之中,哈阿姆认为,最为有效的、也是最根本的方式就是重新唤起犹太人对犹太教及其经典《希伯来圣经》的忠诚。“《希伯来圣经》是像犹太这样一个贫穷、被掠夺、被驱逐的民族能够寻的一种不同生

活——一种既有自由又有尊严生活——的唯一源泉。”^{[1]194}当然,哈阿姆并不是无视作为个体的犹太人的困境,相反,恰恰是太过于关注每一个犹太人,才促使他从整体上来拯救犹太民族。

2. 批判继承犹太历史及传统

“在犹太教中,历史的进化产生了一种使精神力量的价值高于军事力量的价值的文化。”^{[4]682}犹太教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又是在历史中显现自身的,因此,复兴犹太民族必须从犹太历史及传统中汲取营养。针对当时一些犹太人的言论,如希伯来民族主义运动与传统没有任何联系、年轻一代犹太人没有任何义务对其祖先的信仰予以尊重等等,哈阿姆猛烈抨击这些否定犹太民族历史的人,哈阿姆说:“那些希望利用反对犹太民族历史影响方式摆脱犹太教束缚的人与那些希望用砍去树根的方式解放树的人如出一辙,犹太民族的根深深植入其历史的土壤中,只有从这块土壤中,现代民族主义的树才能汲取到营养。”^{[1]43}当然,哈阿姆对犹太的历史也并不是全盘肯定,他是力求在犹太的历史传统和现代科学理性之间寻求一种和谐。在这一点上,他赞同达尔文学说,既不信仰传统的犹太教,也不认同脱离历史的犹太教改革运动。美国著名的犹太改革派领袖高乔克这样评价哈阿姆的历史观:“对传统采取尊重态度和批判态度在阿哈的·哈阿姆的思想中一直处于一种和平共处状态,并由精神犹太复国主义作为粘合剂粘合在一起。”^{[1]33}

3. 重视希伯来语、教育等文化事业的发展

伴随着解放与同化,作为犹太人的母语的希伯来文在犹太人中变得生疏起来,到 19 世纪 30 年代,“普通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知识只限于几句祈祷文和一些日常用语,甚至犹太学者对这种语言的知识也十分贫乏”,^{[2]19}有人甚至建议禁止用希伯来文读《塔木德》,而改用德语、英语、法语、俄语等,希伯来语成为了一种不再有生命力的死亡语言。与哈阿姆的复国观点截然对立的赫茨尔(Herzl)认为,让希伯来语再次成为一种活生生的语言、成为犹太人的民族语言可能性极小。针对这种言论,哈阿姆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希伯来语一经出现就一直是犹太人的语言,希伯来语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犹太人的民族语言,这是一种自然延续。对于所有的语言来说,其主要的功能是塑造民族的思维和精神,希伯来语也不例外,希伯来语是犹太人民族精神的最好表现。因此,哈阿姆非常重视希伯来语,他自己一生都身体力行坚持用希伯来语写作,创办希伯来月刊《缓流》,力图重新恢复希伯来语在犹太民族中应有的地位。

此外,哈阿姆还主张大力发展犹太教育。在俄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第一次会议上,他宣称一所大学与一百个居住区同等重要。在哈阿姆的倡导下,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耶路撒冷创办一所大学的决议,这就是后来的希伯来大学。“民族教育的基础必须完全以现存的《希伯来圣经》为基础,因为它已经在我们民族生活的深层次上传播了两千多年,并经世代相传成为我们民族生活的基础。”^{[1]196}可见在哈阿姆的理念中,教育是直接为复兴犹太民族服务的。

4. 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精神中心

巴勒斯坦是上帝给犹太人的“特许之地”,在这片让犹太

人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是每一个犹太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这个家园不仅仅是犹太人遭到迫害时避难的天堂,而且还应该是犹太人的精神文化中心。从逻辑上说,乌干达或阿根廷有可能在解决犹太人面临的实际问题比巴勒斯坦要更有效和迅速。然而,对阿哈德·哈阿姆来说,由于作用在犹太思想中的犹太历史和精神之谜,只有巴勒斯坦才是惟一可以被称为犹太人家园的地方,只有在那里,一个犹太民族中心才会得以创立。犹太教的全部精神生活将从巴勒斯坦地发出夺目的光彩,辐射到散居地的所有犹太人,为全体犹太人提供一个总的生活参照体系。简言之,一个精神中心会把像微粒一样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变成一个具有自己特性的统一体。在巴勒斯坦是犹太人惟一、不可替代的精神中心问题上,哈阿姆的思想明显受到了以色列著名思想家耶胡达·哈列维的影响,只不过是他用“民族精神”代替了哈列维的“神示”,认为巴勒斯坦具有复兴犹太民族和重建犹太国家的“民族精神”的必要气氛。

三、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哈阿姆的思想虽然在当时并没有结成正果,他的追随者后来也被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拉了过去,但其影响却是深远而广泛的,无论是犹太教的改革派还是重建主义派,甚至是犹太教的保守派和正统派都深受哈阿姆思想的影响。以色列国首任总统、著名科学家、犹太民族主义理论家哈伊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对阿哈德·哈姆是如此评说的:“我认为,在他那个时代,他对于我们来说就好比甘地对于许多印度人,或者马扎尼对于一个世纪前的意大利青年一样。”^[1]¹⁸以色列建国后,已经逝去的哈阿姆的思想在以色列地发出了新的、耀眼的光芒,推动了以色列的民族文化的发展。重新拥有家园的犹太人无论是对犹太教的忠诚、希伯来语的使用还是犹太教育的发展上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其中哈阿姆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功不可没。

依笔者之见,哈阿姆的思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文化建设也有必要的借鉴作用,原因有二:第一、就中犹历史发展进程来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遭西方侵略者的奴役、掠夺、迫害,这与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际遇相似。而不同的是前者只有躯体没有灵魂,后者只有灵魂没有躯体,数世纪以来像鬼一样徘徊。”^[2]²⁹文化建设需要提上中国文化发展的议程,中国需要重塑自己的民族灵魂。第二、中犹都拥有悠久的文化和灿烂的文明,无论是中国的儒家文化还是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文化都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但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两种文化都面临危机。至于犹太文化的危机本文已经论及,不再赘述,而中国的文化危机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这种文化危机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其次,文化革命化、文化政治化使文化发展偏离了正确的道路;再次,改革开放导致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迷失和迷茫。

针对中国的文化危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迷茫,哈阿姆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给我们的启发应该包括以下两点:

第一,我们应当重视中国的主流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虽然大多数中国人不把儒学看成是儒教,但就其社会功能而言,儒学就是宗教,塑造了国人的民族特性,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归宿、生活指南和文化认同。“如果没有儒教,中国就像一条无舵的船,随时都会沉没,儒教是中国特有的国性,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5]¹⁶³当然,传统和现代并不对立,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而言,继承儒家文化并不意味着对儒家文化的全盘肯定,而是要像哈阿姆一样“批判地继承”,以进化论为准则,放弃儒家文化中不合时代精神、陈腐的学说、礼仪、习俗等,发扬光大那些合乎时代要求的因素,否则传统就没有生命力,随之也就没有了吸引力。理性和传统也是和谐统一的,我们在引进西方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的同时,不应放弃传统,只有保留儒家文化传统才能赋予物质文明建设以民族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重视母语——汉语。语言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文化,对于培育民族精神、孕育民族情结有极强的凝聚、教化作用,过分强调外来语言无意间就会淡忘自己的语言之根,影响到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可持续发展,犹太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哈阿姆倾其一生促进希伯来语的复兴,哈阿姆逝世后,在他的追随者的继续努力下,希伯来语这种本来已经濒临死亡的语言重新在以色列焕发出了生机。汉语是中国人的母语,理所当然的是中华精神的体现。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汉语越来越受到英语的冲击,尤其在青少年人群中,使汉语这种本来鲜活的语言在年轻一代中越来越失去活力。弘扬汉语文化,抵御英语的侵蚀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笔者并不反对学习英语,关键是要分清主从关系,否则会给我们的民族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参考文献:

[1][美]阿尔弗雷德·高乔克.理性之光[M].徐新,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2][美]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M].徐芳,阎瑞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3]Leon Simon. Selected Essays by Ahad Ha-am.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12.
[4][美]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M].赵立行,冯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5][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